

乾隆不知道他错过了什么

■孙兴杰



《简读中国史：世界史坐标下的中国》
张宏杰著
岳麓书社出版

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中国，对中国的理解需要在世界历史的框架之下，或者说只有在世界历史的框架之下才能看清中国自己。对自我身份的寻求和认同，已经成为当下中国人的“日常生活”，每一代人都会书写属于自己时代的历史。当下，中国人需要具有世界视野的中国历史，尤其是具有可读性和普及性的中国历史。历史学者张宏杰的《简读中国史》就是这么一本具有时代意识的好书。在世界历史的参照系中去书写中国的历史，既要超越西方中心主义，也要超脱于中国中心论。

几千年的历史应该如何书写呢？历史叙事本身就是历史的理论，用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观来重新梳理历史，就变得非常关键了。在世界历史中寻找中国历史的叙事线索，在比较中探究中国历史的独特性。

在书中，张宏杰列举了中国历史区别于西方历史的特性：“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；中华文明是早熟的文明；中华文明两头剧烈变化，中间不断循环；政治社会一方面不断循环，另一方面却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推进；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新兴政权都是起自边疆地区。”中国的历史发展模式与西方并不一样，因此，套用历史模式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的历史进程。

从文明的发展来说，地球进入全新世之后，气候变暖，人口增加，人类开始走向了定居，社会规模不断扩大。中国在西周建立了封建制

度，与之相适应的是宗法制度，家国同构，战国纷争，各国进行变法，秦国的商鞅变法，建立了耕战体制，打破了大家族的血缘纽带，从上而下，一竿子插到底，国家之下就是原子化的个体。法家的理论实现了国家汲取能力的最大化，也帮助秦国实现了统一，中国的封建社会和贵族社会也就此终结了。“中国的贵族社会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基本结束了，而西方一直持续到近代早期，也就是说比中国晚结束了一千多年。”

百代行秦政，“周秦之变”其实是国家形态的历史性重构，秦始皇建立了皇帝制、郡县制，搭建起来中央集权体制，形成了“官家主义”的基本国家权力结构。在此后的2000年中，中国政治的核心就是高潮迭起的皇权保卫战。皇帝就要以一人敌天下，以一个人对付所有政治力量。因此专制权力的性质天生必须是高压的、排他的，要镇压掉一切对自己有威胁的力量。但是皇帝只有两只眼睛两只手，需要防范的因素太多了，很多情况下顾不过来，所以就处处都是漏洞，按下葫芦起了瓢。

汉朝承袭秦制，但是进行了一定的改造，包裹上了儒家思想的外衣，但是董仲舒的儒家并不纯粹，而是融合了法家思想，为皇权进行了巧妙的包装。除此之外，汉武帝重本抑末的政策，让中国的商业凋零，农业中国变成了中国的底色。国家的税收基本是实物税和徭役，带来的直接的后果就是这样的汲取方式会带来制度性的腐败，中央政府收一毛钱，

落到百姓身上就是一块钱，百姓也会认为，皇帝是好皇帝，就是手下的官员把经念坏了。官民之间的对立是中国的特色，原因在于官僚国家破坏了曾经的自治空间以及商业环境。春秋战国期间，中国形成了越来越庞大的商业市场网络，出现了富可敌国的富商，但是汉武帝时期的抑商政策，比如盐铁专卖，商人的财产税，更厉害的是告缗令，商人之间相互检举，武帝末年，汉帝国已经民穷财尽了。

与汉帝国同时的罗马帝国是不一样的治理方式，没有基于血缘的皇帝制度，没有严密的管理制度，具有一定程度的地方自治。罗马帝国崩溃之后，就进入了后罗马帝国的时代，经过了1000年，欧洲的现代国际体系成长起

来。商业网络和国家体系同步发展，欧洲国家越来越倚重金融制度的创新，我们可以说欧洲国家是一种新型的“信用国家”。最终，这一套后罗马的制度体系终结了帝国时代。

从周秦之变之后，两千多年的历史就一直不断地在统一和分裂之间循环，这其中存在着几种矛盾，皇权与相权，中央与地方等等，这构成了中国政治循环的主要逻辑，在集权与分权之间承载着兴衰成败。王朝更迭循环的历史叙事与正统的历史观互为表里。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也在不断演化，两宋时期达到了一个相对均衡的状态，也可以说是在这个循环中的巅峰时刻。

中国是不是一个农耕文明呢？从中原的视角来说，大体如此。然而，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并非单一农耕文明的发展，而是农耕、游牧和海洋文明互动激荡的产物。中国一直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，或者说世界历史的重要线索。从物质文明来说，马牛羊都是从草原而来，小麦、大麦等作物也是如此，包括战车、青铜器等等都是从外部传进来的。历史学家麦克尼尔以“人类之网”来描述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，中国就是这张网络中的重要一环。

中国王朝更迭并不是内生的，或者说并不是农民起义之后“复制”新的王朝，取代中原政权的基本来自于游牧民族。人类学家巴菲尔德发现入主中原王朝的游牧民族呈现顺时针的规律，从西北到东北，终于满族入关。游牧中国

的移动性开拓了中国的领土空间，游牧中国也是游牧世界的一部分。中国是欧亚大陆的一部分，帝国与蛮族之间的冲突与互动，在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同时存在。

中国也并非与海洋隔绝，而是有一个海洋中国的存在，海洋中国代表着一种商业冒险的精神，两宋时代，贸易是财政的支撑，有别于之前的王朝。在明代之后，海洋中国被锁闭起来，国家重归实物税，漕运取代了海运，我们看电视剧《大明王朝1566》，朝廷为了应对财政危机，用的方法是抄没贪官和富商的财产。在皇权之下，天下皆是皇帝的私产，只有抢，没有借。明朝灭亡的时候，崇祯可能没有钱了，但是朱姓王族以及高官们并不缺钱。而同时代的荷兰和英国建立起来了国家信用制度，也就是国债体系，这也是欧洲国家能够向全世界进行扩张的动力所在。荷兰、英国代表着一种海洋文明的兴起。

对于1793年马嘎尔尼访华，张宏杰认为，“乾隆不知道，他错过了世界留给中国的最后一次机会。”也许这并不是什么机会，只有海洋中国才能与当时的世界潮流相向而行，也有可能理解世界历史的方向。一个陆上中国与海洋世界的遭遇被李鸿章称为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”，这并非夸大，而是自周秦之变以来，中国面临的又一次大变革。而1978年的改革开放，正是激活了海洋中国，释放了巨大的能量，使得中国跻身世界舞台之上。唯愿乾隆错过的，今人能够攥紧手中。

一个人的时间博物馆

■范以西

时间是文学书写不衰的主题，两千多年前便有民间诗人写下：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”法国人普鲁斯特在《追忆似水年华》里说过，当一个人不能拥有的时候，他唯一能做的便是不要忘记。可是遗忘的蚕食太可怕，一块一块噬咬着，不出声响便轻易将我们的记忆蛀出一个又一个的窟窿，吕峰的《一器一物》却告诉我们，只要有心，岁月的沉沙里藏有我们借以抵抗时间与遗忘的锚。

对于吕峰来说，这些锚是逝去光阴的楔子，可以是日常里的瓦、门环以及木窗棂，亦可以是冬日里的铜火锅、汤婆子。他让那些曾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、而今已只在废弃的老屋墙角、杂乱的旧货市场才能见到的物什成为文章主角。这是一次难得的灯光聚照，将被新的生活方式遗弃的东西重新放回读者视野，作者与读者在一写一读间一同重温“昔我往矣”，亦成了情感上相契相合的前尘故旧。

在“一器一物总关情”的第一部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瓦。民国的文人回忆起年少时的家乡时写道：“这时有人吹横笛，直吹得溪山月色屋瓦变成笛声，而笛声亦即是溪山月色屋瓦……”读来闲雅

冲淡。吕峰的瓦是有梦幻般色彩的，“青苔与天蓬草挤在屋檐上，它们不用浇水，不怕风吹雨打，顽强地生活在瓦楞的缝隙间……”吕峰的瓦也是有声响的：“雨滴敲在瓦片上，‘叮叮当当’脆生生地响，像一支妙曼无比的乐曲，弥漫、氤氲了整个村庄。”

时光苍老，如今的城市中很难再见青瓦的房子，白墙青瓦炊烟起的中国式乡村亦如同村外河埠头的水气，正逐渐消散。面对这种不可抗力，吕峰在书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：“老宅拆迁时，我请负责拆除的师傅从屋顶揭下了百余片瓦，将它们镶嵌在城里房子的园子里。一片瓦，就是一片历史，就是一片浓得化不开的乡愁。”故园拆下的青瓦，便是独于吕峰的时间之锚、回忆之锚、情感之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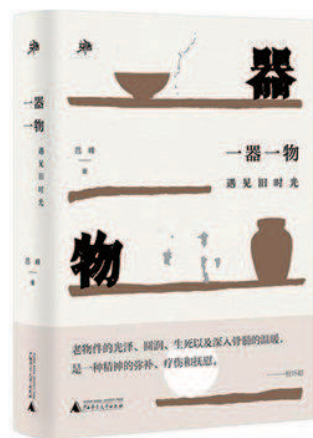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第二部，吕峰将眼光触达更加遥远的时空。在对文房雅玩、砚台、笔洗、印章、拓片的聚照中，陶渊明、陆游、苏轼、鲁迅、叶灵凤等历史人物逐一登场。吕峰通过个人私藏的经历，与文人雅士来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，以“温故知新，鉴往知来”。比起美国人戈登·格赖斯写的《我的好奇心橱柜——一本自然爱好者的博物

学指南》，《一器一物》更具人文视野与逸闻趣味，读来，常有心有灵犀的会心一笑。

物是可以用的，代表世俗生活的实用部分。物又是可以雅的，是人精神诉求的产物。从曹雪芹到张爱玲再到白先勇，中国文人的爱物之情自此达到一个巅峰。曹雪芹的物美是盛世的繁华，张爱玲的物美是繁华后的苍凉，白先勇的物美带有美人迟暮的凄苦，吕峰的物美则跳开了他身处的时代，虽着笔于器物，实则写器物背后所关联的更细微也更辽远的情愫，这种情愫掺杂着记忆的乡愁、时代的乡愁，同时也是文化的乡愁。

跟随作者历史时空畅游一番，他又笔锋一转，回到了生命初始的原点，将笔触及到年画、竹风琴、货郎鼓、小人书等带有旧时光印迹的物件。这些物件载有美好的记忆，传达着故园的概念，难免不让人想起共同经历过的儿时，读来温情款款，似有暗香浮动，如他在自序中所言，“因为那些老物件，流泻月光的天窗依旧清澈明亮，墙上的挂钟依旧叮当作响。摆弄那些老物件，像寄居在时光的缝隙，会回到自我，回到从前。”

对于吕峰而言，《一器一物》就是一座



《一器一物：遇见旧时光》
吕峰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

时间的博物馆，或许馆藏的数量没法与世界上任何一间博物馆相提并论，但充满其间的人情温度与历史温度足可见他的蹊径独辟。他巧妙地将这个博物馆设计成四个主题首尾相接的展馆，把被别人遗弃的、视为珍宝的、仍在流传的、早已遗忘的、雅的、俗的、美的、充满童真童趣的器与物一一收藏进来，精心撰写每件器物的前世与今生，以及与之有关的故事。

岁月有清欢，人生自得闲。翻读吕峰的《一器一物》，就像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走进老友的书房，里面陈列着的每一件器物都有光阴的故事，听着他娓娓道来，耳边似乎是时光之河流动的声音，安宁，熨帖，温暖，那是一种精神的弥补、疗伤和抚慰。